

古今圖書集成



中華民國廿三年四月再版

本品花寶鑑（全四冊）

定價大洋四元

版 權 所 有

標點者 何醒庵

校訂者 杭啓文

印刷者 大東南書局

出版者 大東南書局

總經售處
上海天津路
寧波里
開文書局

古 本品花寶鑑

第四十六回 衆英才分題聯集錦 老名士製序筆生花

話說屈道翁搬過怡園來，與琴言就在海棠春園住下。次賢極同梨花院與海棠春園相連，道翁即有一番教道。琴言從前念過的書，一面溫理，一面與他講究些詩詞文藝，受學精博，可喜琴言天姿穎悟，過目成誦，而且銳志攻書，把從前的憂悶，倒也撇開。二連幾日，道翁見其聰明可學，也甚歡喜。子雲更爲得意。吩咐園內家人，都稱爲屈大爺，約有半徑收帳，琴言的文理，已通了好些！字也寫好了，對對做詩，也通順了。父子之間，十分親愛，真最親生的一樣，那些相公們到園來，倒不好與他盤桓，到門口略一探望。琴言也不肯曠功，足不出戶。道翁倒有時體貼他，叫他也到各處逛逛，可以開放心胸。琴言雖答應了，也不出去，不是寫字，就是看書，把個瀟灑慣的屈道翁，反被他拘住，要時常的釋疑問難起來。一日想起子雲託做怡園序，便作了半日；又修飾了一會，自己送與子雲次賢看了，請他斟酌。次賢道：「妙極了！就使徐廣復生，也不能成其一字。」子雲道：「是石刻好呢？還是木刻

好呢？」道翁道：「論長久，自然是石刻，前日見金吉甫相熟的，那個季十矮子，刻工尚好，不過價值大些！然此是市井的常理，你莫若找吉甫將他薦來，一刻是極妙的，不是說：要刻在含萬樓屏風上，却也好看。次賢稱善，子雲即叫書童，找出了八張大宣紙，照着屏風大小，裁好了，送到海棠春圃，請道翁親筆自書。」

此時春航南湖，場事已畢，子雲定了二十八日，請諸名士遊園，以辰初畢集。是日不設筵宴，恐誤了遊興。止於幾處，備了小酌茶點，凡近水者坐船，離水遠者步行。須以一日之內遊盡。王鬍子，住了兩日回寓。將圖書集成裝了五大車，送進怡園，子雲只得收了。就放在含萬樓上，也就擺滿了五間大樓，諸名士，於二十八日早上，陸續皆到。是日子玉春航南湖仲清文澤王恂，共是六位。惟吉甫因感冒未到，園內屈氏父子，與次賢主人四位。都在含萬樓下坐了。道翁道：「這節含萬樓，是本易經，含萬物而化光句摘下，因為園中的主樓，故取此名；但就本意，是言乾道之大，此名似乎不甚相宜。度查以爲何如？我見樓上，現供着賜書，何不就改爲賜書樓，未知可否？」子雲道：「改得甚妙！就是賜書樓，還要求作一副長聯。」道翁道：「老夫改了樓名，那聯句，請諸名士題罷！」子雲道：「諸兄自有分聯，這第一聯，還求道翁先生賜題，就是諸弟兄，也不道相稱的。」道翁又讓了一回，叫琴書捧過

筆硯來，題了一副長聯，諸人見他寫出，看是：

文苑賜英華，數玉笈金編；正學十三經，旁通廿二子。

詞場開鼓吹，看鉅歌墨舞；縱橫一萬里，上下五千年。

題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拙句不文，諸兄休得見笑。」衆名士看了，個個首肯心服。

子雲讓大衆進了承蔭堂，崇墉巍煥，局面堂皇，院子內有座戲臺，槐陰布綠，棟宇生輝，道翁與諸名士看了那些匾對，說道：「這堂名很好，不用換，東西楹，要添副長聯，就請靜宜大筆罷！」次賢道：「這些聯額，原是弟當日胡亂寫成的，這承蔭堂，與賜書樓，皆是正屋，還求吾兄老手一題，纔稱，恐我們終是柔筋脆骨，撐不住這個大局面，況所添的地方尚多，大約有二十餘處，再等我諸位分擬罷！」道翁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：我雖與諸位兄台相敘了幾次，尚未瞻仰珠玉，今日正可窺豹；若盡要老夫題咏，倒將諸位的錦繡埋沒了。」衆名士謙道：「此處實不敢妄擬，其餘各擬幾句呈政。」琴言又捧了筆硯過來。道翁道：「你學了幾天字了，我念你寫，不要寫別字纔好。」諸兄看看，可長進些麼？」遂口占一聯，琴言寫了，個個的端楷，諸名士看是：

佳氣近蓬萊，欣玉燭時和，金甌業盛。

晴光開閬苑，咏珠簾兩捲，畫棟雲飛。

又集六朝文語，成了一副八言的，也念與琴言寫出，是：

風草月松，綠庭綺合。

日華雲實，旁沼星羅。

諸名士惟有痛贊，再看琴言的字，已是美女簪花，秀潤如水，更爲欣喜。道翁道：「對面戲臺，雖有聯匾，那塊太音之和，可以不換，簷前那塊是要換的，柱上的七字聯，應改八的。請庚香世兄一題，老夫藉觀珠玉？」子玉尙要推遜，衆人擠定了，却也不慌不忙，想了半刻工夫，提起筆來寫了。說道：「小姪荒疏，未敢妄作，也集個成語，尙求老先生斧正！」道翁與諸名士看時，匾是畫堂秋拍四字聯句，也是集六朝文上的，是：

輕扇初開，長眉始畫。

鳴瑟同趙，吹簫入秦。」

道翁贊道：「我說庚香世兄，定是不凡的，果然，果然。」子雲及衆名士，也贊了好。子雲就讓進內，出了承慶堂；後是牡丹香國，四圍短短花牆，圍了有兩三畝大的一塊地。內中花石亭臺，位置無一不佳，倒像獨成一個園林景象，徑用小白石砌成，曲曲折折，有數十

條，護以短欄，滿園盡是牡丹花，有在石臺上的，有在平地上的，高高下下，足有千萬朵，開得正盛，五色繽紛，令人目眩意亂。諸名士也賞玩不盡，然到此，亦不能不稍爲遊憩，各尋石徑花臺，小亭曲檻處，小憩了一會，來到正屋，是七間，裏面又間着些洞房綺戶，再到後一進長廊緯曲，屈成橫波，却種滿芍藥花，此時未開。道翁道：『這牡丹香國，繁華已極，可改名爲寶香堂，後一進，題爲護香廊，這寶香堂須添一副對子，請湘帆兄罷？』春航要遜，諸人不依，祇得遵了。想了一聯，寫出是：

五雲書鑒金銀字。

百寶欄間富貴花。

道翁看了贊道：『真好富麗，却稱這寶香堂。』衆人也附和了幾聲。次賢道：『我們還是從東去呢？還是從西去呢？』子雲道：『從西到東路長，還是從東轉西，可以坐船。路卻順些！』便領衆人，出了護香廊後的圍牆，只見一帶石坡，層層的叢蘭，翠篠芳馨襲人，從石磴上，行到了山北，也是一樣的蘭竹，那帶山向西北去的，却是土岡，由高而低，望東南去的，卻是層巒疊翠，山下一帶清溪，溪外盡是竹樹，依山臨水間，有一所院宇，石壁上刻了蘭徑兩個大字。道翁與衆人進了屋子，見是一間兩間，三間五間的不一，有好幾處，滿目盡

是碧杜紅蘭，碧若綠鮮，甚爲幽雅。道翁道：「此處甚佳，一洗寶香堂繁華之氣，不可不題。因題爲風露清吟館，對仲清道：『劍潭兄，試題一聯！』仲清不能推辭，此處也合他的雅趣，卽題道：

二分水離三分竹。

一面山栽兩面花。

道翁贊道：「好極了！却移不到別處去。」仲清笑道：「有先生的珠玉在前，我等實難附尾，不過聊以塞責而已。」文澤道：「此處我竟沒有來遊玩過。」王恂道：「我也沒有，到護香廊，就住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去年看菊花，是從這裏走過，倒遊了一遊。」子雲引道，過了一座木橋，從竹林走出，是片空地，有幾間側廳，立着鵲棚，旁邊還有一條馬路，望東北土編些竹籬，高高低矮，護着幾處屋宇，同到了裏頭，內中擺設俱極雅淡，署名曰菊畦，後面是個大蕩，蕩邊樹木茂密，再後頭，就是圍牆了。道翁道：「此處可改做黃香東園，添副小對子罷！」遂念道：

春秋多佳日。

風雨近重陽。

子雲引了，從菊畦東手走出，一帶桑林，前面是溪河攔持，便叫家童去撐了兩個船來，家童沿着河，提轉過山嘴，不多一刻，見兩個小艇，撐了過來。衆人下了船，一並的一慢撐去，繞過了一個石磯，見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樹，到了一處，繫好了船，上岸祇見蒼松夾道，古柏成盤，從松林裏進了一所莊院，也有二十餘間，最後一進，已在山頂，見有一城古松，如蚪龍盤雲一般，中間設一張禪牀，前面一個丹鼎，署名爲松蘿，外有一個鶴欄，見有兩隻白鶴，雪羽皚皚的，甚是可愛。道翁道：『松蘿可改名爲松鶴丹房，竹君可題一聯！』南湖也集了六朝文，念道：

逸翮獨翔，孤風絕侶。

眞花暫落，畫樹長春。

道翁贊了好，翻山過去，從一條石徑走下，望南一百餘步，便是梅塢了。密葉繁陰，子多於豆，同進了屋內。衆人已走了許多路，也要歇歇了。子雲卽吩咐擺飯上來，略喝了幾杯酒，便喫了飯，喝了茶。道翁問道：『這個園井有幾里？我們今日，也走了好半天，還不到三分之一。』子雲道：『周圍原有五里，山占了一分水占了二分，樹木占了一分，空隙處又占了一分，於房屋原祇有二十餘處，除了門房，馬棚，廚房，等類。算起來，共有四百零八間，

其實也不算很大，若要擴充出去，也還可以。」道翁道：「穀了，太大了，太覺空曠，你這個園好在不散，處處精神團聚，一處有一處的結構，真是好了筆。大約你與靜宜也費盡了心。」次賢道：「可不是，那時你又不在京裏，你若在此，便好商量，必定還是添了許多好處來。」道翁道：「已經好極了，設使我起出稿來，還未必能如此。」子雲道：「有幾處？靜宜也改了好幾回纔成的。」子玉道：「道梅嶢兩字，只好刻在山上，在房裏裏，這嶢字似乎要改纔好。」道翁道：「就請教換個名字？」子玉道：「還請道翁先生改罷！」仲清道：「你若想着了好的，就說也不妨。」道翁道：「正是就我換得不妥，也要請教大家商量的。」子玉道：「改做古香林屋罷！」道翁道：「妙！妙！這個古香林屋，實在改得妙！就請題一聯，以成全璧。」子玉要取筆寫時，琴言道：「我代寫，你念來？」子玉一面念，琴言一面寫，衆人看是：

看他竹外枝斜，恰稱翠袖生寒，縞衣純素。

伴我夜闌人靜，正值瑤琴一曲，玉笛三終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「仙骨珊瑚，非喫烟火食所能道；拜服，拜服。」子雲與衆人也都大贊；又贊琴仙的字，比先寫的更加精美。子玉看了，真是喜不自勝。琴仙見子玉題了這副好對，

也覺得玉顏春暖，笑啓朱唇。仲清、南湘等，也替子玉喜歡，大家走出了梅嶺，過了梅林，轉過一處；又是一個庭院，前面兩塊英州靈石，平屋三進，後有一樓，樓上有一神龕，供設花神牌位，中間一進，署名為紅茶仙館，兩邊都有廂房。道翁道：『此處既供設花神，索性做個花神廟，改名為蕊珠仙府，湘帆兄，可再咏一聯。』春航應了，想了一想，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花雨散繽紛，嬌舞霓裳雲貼地。

風情吹旖旎，輕瑤月佩步凌虛。

道翁笑道：『湘帆兄的是妙才，寫得如此風流香艷，真把那花情花魂，都寫出來了。』春航自謙了幾句，衆人也幫着贊好，於是出了蕊珠仙府，順着兩行修竹徑，一條荔支街；又過了幾處神仙洞，望東走到了蕭次賢的梨院來。道翁道：『可不必進去了。梨院，可改爲臥雲香院，庸庵兄，請題一聯。』王恂一面想，隨着，走到了海棠春園來。子雲道：『且請坐坐喝杯茶，那邊又要用船了。』都進了海棠春園坐下。道翁道：『海棠，爲花中醴品，還有那些紫白丁香襯貼，他更覺香色兼備，須好好起他個名字纔好。即笑對琴仙道：『我看你於那些詩詞上，也還明白，我今日當着人，考你一考，你能起這個名字麼？』琴仙聽了，紅起臉

來，答應不出。子雲道：「狠能，狠能。你快想來？如不甚好，也沒有人笑你的。」琴仙道：「有倒有一個，祇怕不好用。」道翁道：「你且說來？」琴仙道：「春風沉醉軒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」子雲拍手贊好。子玉等同聲說道：「果然真好，這沉醉二字，用得入神入妙。」道翁也點點頭道：「也難爲他。」又道：「你還能作一副對子麼？」琴仙正要回言，王恂成爲了臥雲香院的對子出來，看是：

夢到香雲生屋角。

笑看新月上牆腰。

道翁與衆人也着實贊賞了。琴仙道：「這個春風沉醉軒，是昨日偶然想着的，對子只有上聯，沒有想得下聯。」道翁道：「你將上聯寫出來看看，不好就不用他，如可以用得，請一位替你成了也好。」琴仙就將上聯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一曲惜餘山，嬌比玉顏時醒醉。

衆人大贊，把個琴仙贊得不好意思起來。仲清道：「可惜沒有下聯！」子玉將這句不住的吟哦。次賢道：「這下聯非庚香續成不可！」道翁道：「果然，就煩庚香點綴成金罷！」子玉欣然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千金買良夜，好酬春色正溫柔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『此與湘帆兄，一樣手筆，今日看諸兄題的聯句，正是一人一樣性靈，原不能強合的。就是前舟還沒有題過。』大家喝了一會茶。子雲命家童去駕船，那邊池水寬闊，撐了一個畫船來。衆人繞到了河堤，下了船，盪出了小港，即是個大寬闊處，令人豁目爽心。不多一刻，到了吟秋榭。子雲請衆客進了榭。道翁尚未遊過，把這三層水榭，遊了一轉，老年人，也乏了，就在中間一層坐了。子雲道：『少酌幾杯，此處已預備了。』於是衆家人上來，在各人面前擺了個攪盒，斟了杯酒。道翁飲了數杯，倚闌眺遠，見旁有一條小港，疊疊崇山，前有綠柳低垂，紅嬌斜跨，山上有泉，翻銀滾雪，屋邊皆樹，雲護煙籠，贊道：『我看園中，以此處爲第一。這榭名也好，就每層一副對子，前舟題第一層，竹君題第二層，劍潭題第三層，必皆有驚人好句。老夫洗耳恭聽。』三人不能推讓，先看文澤的第一層，是：

楚江烟水吳江雨。

卅字闌干丁字簾。

道翁及衆人痛贊了。道翁道：『這第二最難，上有第三層，下有第一層，這要看竹君

的巧思了。南湘已想了一會，頗難着筆，仲清也在那裏凝思，各要爭勝。南湘已得了，寫了出來道：「題得不好，將就算他第二層罷！」衆人看是：

秋色撲簾櫳，置身已覺超平等。

月光穿竹樹，放眼請登最上層。

道翁贊道：「果然是第二層的聯句，移易不動，這是煞費苦心，纔得出來。劍潭的第三層如何？想另有妙意。」仲清道：「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題。」即寫了出來，看是：

君如趁月來遊，雲移一鶴。

我欲乘風歸去，橋臥長虹。

南湘看了，先痛贊起來道：「劍潭此聯，頗有仙氣，這斷不像第二層，也不像第一層，實在是第三層最高處。我真服了，你這種渾脫句子。」道翁與諸人也齊聲痛贊，嘆了些點心；又下了船，慢慢的搖，衆名士領略那水光山色，佳興增添，穿了六曲紅橋，沿着那竹樹叢茸，到了一處，那是停雲敝雨軒，高下兩層，一在半山，一在山脚，甚爲幽雅。大致與吟秋樹彷彿。道翁道：「這個名字要改，此處是第二個勝景，着不得陳腐語，改爲練秋閣罷！」衆人道：「改得狠好！」道翁道：「此處須靜宜添一副好對子！」次賢道：「恐題不佳。」也

卽寫了兩句，看是：

清樽滿賞山香曲。

畫舫遙聽水調歌。

道翁與衆名士贊賞不已！子雲讓衆人下船，對次賢道：「先到了桂嶺，轉來再到繹渺亭罷！」次賢道：「自然先到桂嶺爲是。」就從練秋閣旁，轉入一條小港，隨着山脚，蕩有三箭多遠土坡，見是一個藥圃，四面同着白石短欄，一個亭子，從亭子進去，有幾間屋宇，內中清潔，有些藥鐺杵臼等物。一邊是豆花籬，此時卻還空着。一邊是鹿棚，有隻梅花鹿在裏面。見人來，便呦呦的叫起來。衆人也賞玩了一回，出了藥圃，是一座土嶺，見無數的桂樹，過嶺來，桂樹更加多了。內中有好幾處院落，自成一景，亭臺樓閣，備極其勝。子雲領衆都走到了，進了正屋坐下。子雲又讓客用了些茶點心，諸人一面遊賞。道翁道：「此處大坐落，桂嶺二字，不足以盡之，改爲叢桂山房罷！」子雲道：「改得妙！」道翁又道：「你自置一聯？」子雲笑道：「道翁先生，既要考我，也應早些命題！到臨時纔說：教我如何想得出來！」構思了一刻，也集了副成語，寫將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大雅扶輪，小山承蓋。

古本品花寶鑑 第四十六回

一四

落花入領，微風動裾。

道翁道：「集得甚好，即起身出了桂嶺，望北而來。只見怪石嵯峨，若飛若走，頗爲駭目。古藤如臂，香草成茵。上了山徑，直盤旋到了山頂，有十丈多高，把園中的景致，望得瞭然。看了好一會，纔一步步的，拾級而下。到一個山凹裏，亭子邊，便是漂渺亭，靠山踞石，兩翼外張如飛的樣子，好不幽險，亭中可容三席，下面東手，就是方纔的練秋閣了。道翁道：「怎麼又走回來了？看亭子裏，有副對子，是他的學生華光宿的，也還用得。」便對子雲道：「你於此處，何不再集一副成語？」子雲道：「我料着道翁還要考我，我已想就了。」即寫道：

幽岫含雲，深谿蓄翠。

橫藤礙路，弱柳低人。

道翁說好，又步下山來，沿着右邊一帶山徑，足足走了半里多路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，小亭曲榭，到了一帶梧桐樹邊，前面遠遠的望見賜書樓，纔從西邊一條曲徑走去；又穿過了幾處神仙洞，便是一道清溪，圍着一個院落，門外也有幾堆小田，盡是碧桃花樹，已盛開了。遂同過了小石梁，來到桃花塢，這裏有五六處坐落。遊賞已畢。道翁道：「此處改爲尋源仙

墅，也須添副對子，再借重庚香一題罷！」子玉想了一會，寫出看是：

此處卽仙源，自有問字青囊，添香紅袖。

名園爲福地，不數踏歌潭水，打漿春潮。

道翁大贊，衆名士也隨聲附和，出了尋源仙墅；又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。接着，就是幾百株杏林，圍着三四層重樓，湘簾晃漾，綺戶文窗，令人應接不暇。道翁道：「這個樓，名題得絕妙，無須更換。東風昨夜樓，是那一位題的？」次賢道：「是度香題的。對子是我做的。」道翁道：「好對子。」朗吟了一遍，也叫琴仙寫了出來，琴仙記得是：

一夜雨廉纖，正燕子飛來。簾捲東風，北宋南唐評樂府。

二分春旖旎，問杏花開來。窗閒青瑣，紅牙白紵選詞場。

於是從東風昨夜樓，後面走去，說不盡園中的景致；又到了一處，盡是些榴花艾葉、草紫薇等類。有幾架老藤花，開滿四處，還有些罌粟虞美人，有五六處坐落。道翁各處看了，知是小赤城。因榴花而設；又看了些對聯，自己題了一副，命琴仙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翠黛忘憂琥珀，杯斟金谷酒。